



木雕大師在臺灣

國家工藝成就獎得主施鎮洋專訪

Carving a National Treasure in Taiwan: An Interview of Shi Zhen-yang, Winner of 2009 National Craft Achievement Award

採訪・撰文／林玉 Lin Yu・圖片提供／施鎮洋



2009年11月28日，草屯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已更名為國立臺灣研究發展中心）傳出清麗典雅、沉穩深情的南管樂聲，傳統戲曲車鼓弄啟開第三屆國家工藝成就獎典禮序幕，一丑一旦手持車鼓敲擊起舞答嘴鼓，唱出傳統文化薪傳，文建會主委盛治仁與獲獎者施鎮洋，以鼓棒共敲出工藝發展鏗鏘之聲。

傳統文化是組合國家形貌的骨幹，在傳統日漸式微之際，為了褒揚終身堅守「工藝」為志業者，三年前，文建會引渡日本「人間國寶」的規劃方式，針對長期致力工藝技法與傳承及對工藝產業有特殊貢獻者，頒授「國家工藝成就獎」的最高榮譽。2007年起，漆藝家王清霜及竹藝家黃塗山先後受獎，第三屆則由出生於木雕世家的施鎮洋掄得。

木雕世家，薰陶技藝

北宋李誠所彙編的《營造法式》，將中國傳統建築區分為「大木作」與「小木作」，大木作係指建築本體的結構，包

括工程上的設計與施工；以廟宇建築論，大木作範疇包括正殿、拜殿、後殿、山門等梁柱構架下的龍柱、檐牆、燕楣、瓜筒、斗拱、雀替（又稱托木、插角）、垂花、藻井等。小木作則是指在主建築結構下「隔斷」處所做之雕飾，又稱鑿花、細作，廟宇建築之員光、神龕、門、窗櫺、欄杆、櫺、地板、天花（頂棚）、藻井、花罩、屏風、供桌、眠床、茶几、太師椅、家具、匾聯、龕櫺、籬牆、井亭等42種皆為小木作，都是為增添美感之裝飾性構造。

今年六十四歲的施鎮洋出身木雕世家，父親施坤玉是鹿港赫赫有名的大木作匠師。施鎮洋十歲即隨父親進入廟宇雕刻場地，觀看眾匠師雕作。所謂虎父無犬子，先天的遺傳因子加上自幼耳濡目染，他笑著回憶說：「小學的勞作，別同學用紙摺成船，我是用木頭雕刻一艘船，木船放在水盆裡還不會倒哪！老師還把我的作品放在學校公開展示。」那一艘船是施鎮洋的首件作品，裝滿了傳承的精神與不竭的

左圖
獲得2009年國家工藝成就獎的木雕家施鎮洋

右圖
2009年國家工藝成就獎的頒獎現場



施鎮洋 崢嶸 木雕



施鎮洋 苦盡甘來 木雕



創意，讓他成為快樂的藝術行船人，航向木雕藝術的壯闊大海。

小學畢業，施鎮洋由父親啟蒙習藝。施坤玉雖是大木作匠師，但昔日身為廟宇工程「總教頭」，十八般武藝皆須精。施鎮洋在父親引進門後，起初學的也是大木作，但他卻對雕刻情有獨鍾，「所有工藝學的都只是基礎，例如磨工具、使用工具，但要當一個出色的師傅，必須自己用心學，因為這一行一輩子都學不完啦！」從師傅引進門的基本功，他靠著觀摩他人作品精進自己，十五歲即參與父親承攬的廟宇雕刻工作。

鹿港廟宇，木雕薈萃

「一府二鹿三艋舺」是清朝中葉賦予臺灣三大城市的諺語，其中的「鹿」指的就是鹿港。繁榮造就了鹿港的人文薈萃，其「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廟」更是獨步全臺的特色，「對從事木雕的人來說，當鹿

港人很幸運，也很幸福，因為這裡有天后宮、龍山寺，四處都是百年的各家精緻雕刻作品，只要有疑問，走去廟裡看就可以找到答案」，施鎮洋歡欣且由衷地說。鹿港廟宇多，因此造就了許多傑出的木雕人才。與黃龜理並列榮獲「重要民族藝術藝師」的李松林是施鎮洋的鄰居，與施坤玉亦私交甚篤，「李松林和師兄李煥梅都是鹿港人公認的木雕大師，以前南部『拼場』，都會找李煥梅去，我小時候就期望以後長大能夠像他們一樣厲害！」施鎮洋笑說當年心中對大師的渴慕。人文薈萃的地利，家傳木雕技藝的天時，廣結善緣、謙和向學的精神，在在都是灌溉施鎮洋的養分。

精進手藝，熟讀典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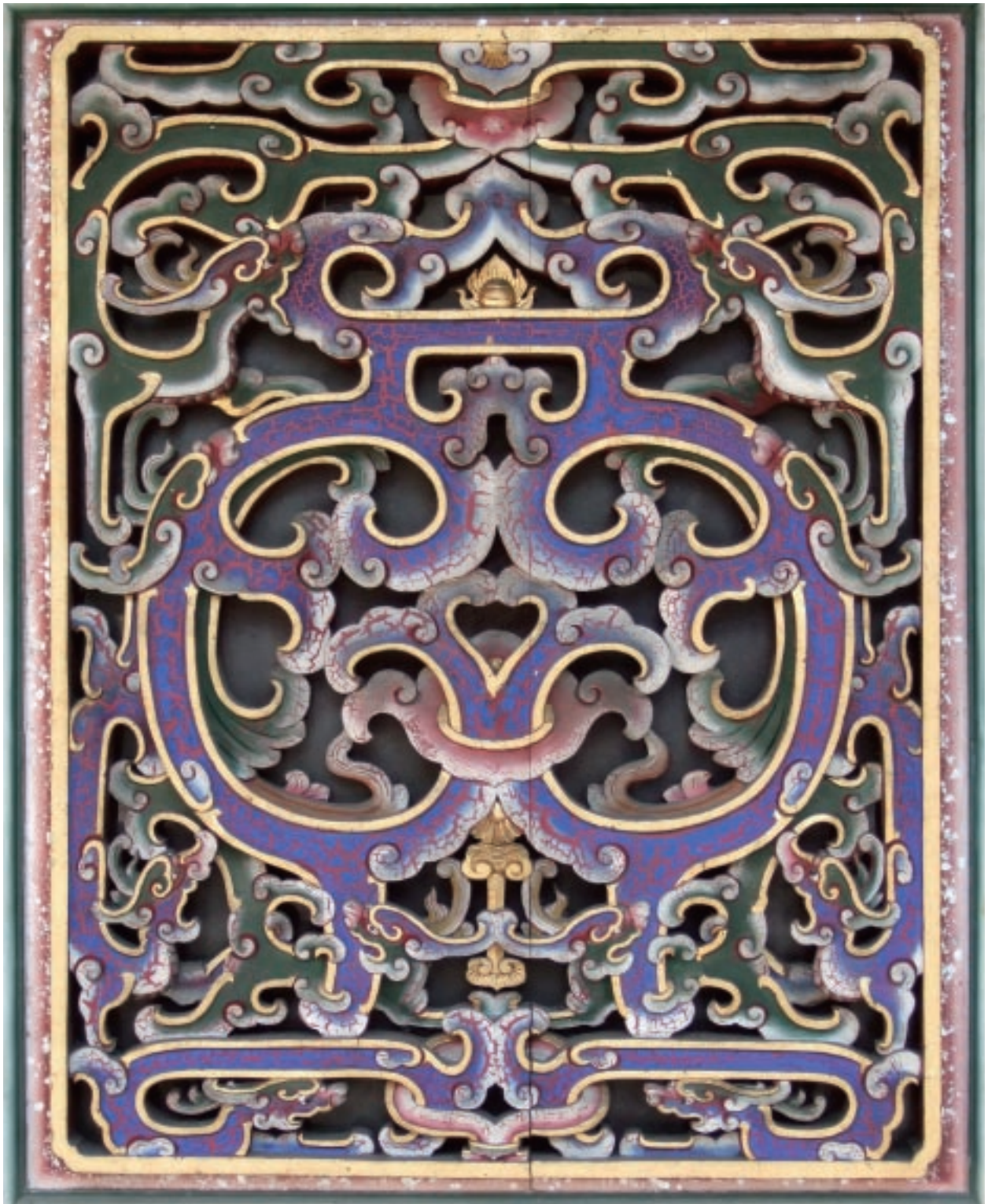
中國從周朝確立嫡長子繼承制開始，無論一國之君或一家之主，「長子」與傳承與責任劃上等號。施鎮洋是家中長子，父

左圖
施鎮洋 荷塘清趣 木雕

中圖
施鎮洋 喜事重重 木雕

右上圖
施鎮洋 躍 木雕

右下圖
施鎮洋 鹿苑長春 木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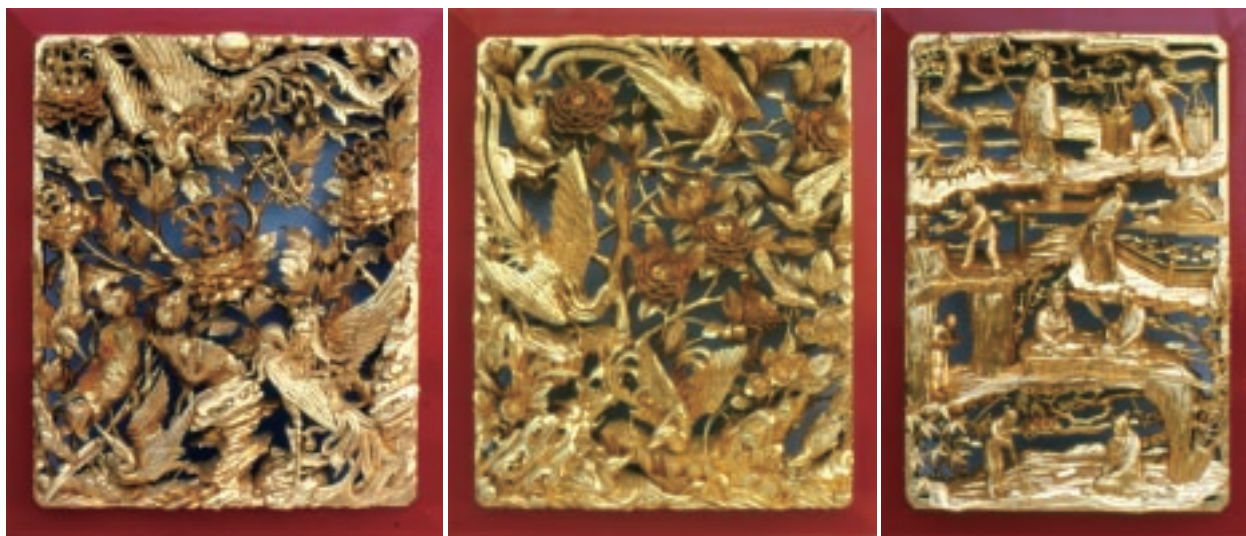


上圖
鹿港城隍廟三川殿的螭虎團爐

親對他的期望自不在話下，「父親對我很嚴，他對多齣戲碼都非常熟，有空的時候會跟我說戲碼內容，也會教導雕刻的重點」。廟宇雕刻著重忠孝節義，在父親的影響下，施鎮洋對於民間傳說、章回小說及歷史典故也細心研究。他說，廟宇的雕刻做好放上去，就拿不下來了，因此每回在雕刻之前，他對於人物及意涵總要再三

考證，「一般廟裡雕刻武將朝西，文將朝東，站錯邊就鬧笑話啦！每一個典故都有它的意涵，要深入了解才可以，尤其人物不能亂刻」。他提及曾在大甲鎮瀾宮的拼場上，看到一個木雕師傅將牡丹花瓣刻成菊花，「這個師傅的雕工很好，可惜把植物的生態搞混了，這樣就可惜啦！」

二十歲出頭，施鎮洋即已領軍獨攬廟宇



神龕、大八仙桌等木作與雕刻工程，許多年紀長於他的師傅，不免因為毛頭小子掌大旗，難以服氣，所以在作工上故意刁難，施鎮洋分明給的圖稿是山茶花，師傅雕的卻是菊花，問話卻答不會雕，「雕四季花鳥，山茶花是當師傅必備的功力，我知道他故意刁難我，所以我就二話不說直接作給他看，後來這些師傅都不敢再刁難我了。」這些陳年往事，也述說著功夫在手才能服眾的現實。

雕遍廟宇，巧思無數

1965年至1978年期間，施鎮洋與父親施坤玉先後參與大甲鎮瀾宮、竹山李勇廟、大庄浩天宮、彰化太極恩主寺神龕、大門、藻井之製作。二十五歲那年，他更獨自承作大甲鎮瀾宮「雲龍」等五面大堵浮雕，「以前我都與父親並肩作戰，這是我第一次包到（木雕）工程，當起師傅頭」。當時廟宇裡神明背後的神明垛都是用水墨畫，施鎮洋別出心裁，出「奇招」改成木雕。歷經數十年後，鎮瀾宮幾度翻新，使用大陸較便宜的神明垛，卻因當年施鎮洋在媽祖的神明垛使用木雕而無更動，讓作品流傳迄今。

彰化城隍廟神輿與大八仙桌也是施鎮洋的代表作，那年他才三十歲。當時的城隍廟主事者希望製作與城隍爺有關的木雕。施鎮洋思及城隍爺管綜理陰陽兩界，故以

八寸厚的木頭雕作，分陰陽雕刻應和賞善罰惡之典故，與一般八仙桌以莽龍加上八仙大異其趣；由於不因襲舊製自行設計，木頭的厚度與雕刻內容完全顛覆以往，且從設計到貼金箔皆親力親為，此作成為臺灣廟宇獨一無二的孤品，評價極高。「當年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啊！」這是施鎮洋對自己的衝勁所下的定論。

1988年，圓山動物園遷移至木柵，那一年恰巧是龍年，動物園裡各種動物皆具，獨缺龍，於是，動物園特請來施鎮洋雕刻一條龍，「我們是龍的傳人，小朋友又都愛去動物園，假如看到龍不好看，一定會留下不好的印象」，覺得自己身負大任的施鎮洋，用義務的心誓言不計成本雕作，八寸厚的龍頭，二丈高的龍身，完全以手工，一刀一刀鑿雕出「神龍活現」的樣態，同時以接榫原理以圖案遮掩接縫。「作那一件真的是不計成本，花了將近一年才完成，二十餘年了，榫接還是看不出來啊！」喜愛挑戰難度的施鎮洋話中帶著欣然。

中國人向來有「嘴上無毛，做事不牢」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當年的施鎮洋因為年輕，常被刁難，但接連的諸多傑作，早已令人心服口服。1987年，施鎮洋承做鹿港施姓宗祠神龕，從設計到施工一手包，無論是四季人物堵，花鳥堵，春夏秋冬時序人物堵等，無不展現泉州雕法之細膩、

上三圖

施鎮洋 鹿港施姓宗祠四樓的神龕花鳥與春夏秋冬時序人物堵



上左圖
施鎮洋的上課情形

上右圖
工作中的施鎮洋

下圖
施鎮洋 首 木雕



圓融精巧，鹿港施姓宗祠歷時八年才完成，是施鎮洋的重要代表作，已成為遊客到鹿港必賞之處。

走入創作，著手傳承

每個人生命中都有有形或無形的貴人、好人、小人，端視當事者的定義。1982年的端午節前夕，鹿港舉辦第三屆全國民俗才藝活動，施鎮洋在現場表演製作城隍廟的神椅，前副總統謝東閔到場參觀，對其手藝讚嘆不已，他對施鎮洋說：「你的作品很漂亮，不過這麼大件比較難找到收藏家，假如能夠作小一點，讓這些傳統藝術走入家庭，即使將來傳統藝術沒落，這樣還可以多一點人欣賞。」謝前副總統這一

席話，成為施鎮洋生命的轉捩點，「他是我生命中的貴人，沒有他的點撥，不會走上創作這條路。」施鎮洋懷著感恩的語調說。

初始，施鎮洋利用從事廟宇工作之餘創作，以廟宇雕刻賺取的錢培養創作。逐漸地，作品愈作愈精緻，收藏家日益增多，不多時，創作之收入已遠超過廟宇雕刻了。

以前的人收徒弟多半基於親戚或摯友關係，不太喜歡收徒弟的原因，是擔心製造搶飯碗的競爭對手。對於這點，在臺灣四處跑的施鎮洋卻認為，只要實力足夠，不怕被超越。他表示，臺灣現在有許多廟宇，無論是新蓋或翻修，為了節省成本，都從大陸引進廉價、品質不良的木雕，著實嚴重危害了臺灣傳統工藝的生存和發展。有感於此，從1986年起，他開始在彰化文化中心開班傳承木雕，希望延續傳統香火。

長年積極從事工藝活動與工藝傳習，讓他獲得1992年第八屆教育部「民族藝術薪傳獎」，1998年更成立「華泰文史工作室」，為木雕相關文獻與文物資料進行系統整理，並出版相關書籍，大力推廣木雕藝術。此外，施鎮洋還連續多年擔任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傳統木雕傳習計畫的授課老師，同時獲聘於大學相關課程講課，毫不藏私地從理論到操刀實作，作育英才無



數。「五十歲以前，我一天工作十幾個鐘頭，作自己有興趣的事，怎麼也不覺得累啊！」施鎮洋呵呵笑著說。

順勢而刻，盡顯原味

創作猶如登山，一山過了又一山，從傳統走上創作之路的施鎮洋，創作時以在傳統中注入新思維與創意為方向，例如〈希望〉的取材是一支千年臺灣牛樟樹根，他保留天然造型，順著樹形巧雕，為樹體賦予新意，呈現出一件頗具禪意的作品。在流水中，有一隻逆流而上的鯉魚，和一隻漂坐在荷花上的螞蟥；一方面呈現鯉躍龍門，一方面暗喻荷花是菩薩的化身，帶著順水而下的螞蟥渡救彼岸。一逆一順，一求高昇、蛻變，一求脫困重生，深具雙重意涵。「這種作品可遇不可求，因為材料是單一的，所以作品也是唯一的。」

樹根的纖維變化很大，不過挑戰功力卻是施鎮洋的樂趣，「當碰上逆向的纖維時不能硬刻，否則就裂了，這時候要想辦法用經驗進行角度或技巧的克服，碰到這種情形我都很有興趣，因為挑戰性很高。」他提到曾刻過一尊鍾馗，雕到衣服下擺時，卻發現木頭有一個洞，他靈機一動，將下擺上折，使衣衫呈現飄動狀。事實上，數十年的功力，早已讓他練就了目測木頭肌理的能力。

施鎮洋堅持作品不以砂紙拋光、不上漆，認為刀痕之美才能展現木雕生命及創作的原味。雕〈獻瑞〉時，他就因為材料不足，順勢將缺點化為殘缺之美，將它巧雕創作出一龍面，並以傳統的紅、金、綠做搭色，強烈的色調洋溢著生機、喜氣，「樹材本身就具美感，有時缺陷讓觀賞者的想像空間更延伸」，他說道。

施鎮洋擅於利用傳統元素為創作題材，〈超登采石〉即是以明朝開國功臣常遇春為主題。他表示，常遇春是個勇將，也是常勝將軍，生意人特別喜歡這種「穩贏」的象徵意義。另一件〈登蟾宮〉裡的芭蕉則有多子之喻，壽石和鹿也都意表吉祥，嫦娥的飛天則有高昇之別意。

傳統出格，成就國寶

現任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所長的林保堯，曾參與籌設傳統藝術中心和文化資產文化中心，此次亦是臺灣工藝成就獎的評審之一。林保堯表示，過去教育部舉辦過「薪傳獎」及遴選「重要民族藝術藝師」，遴選的標準主要有三：價值性、歷史性與藝術性，他認為施鎮洋「堅持在傳統中走出創新，作品一擺出來就可被辨識，除了具有個人風格外，還具備了區域性風格」，言簡意賅地點出了施鎮洋成為第三屆國家工藝成就獎之原因。

左下圖
施鎮洋 希望 木雕

右下圖
施鎮洋 獻瑞 木雕





上圖
施鎮洋 超登采石 木雕

不過，當詢及諸多獲薪傳獎或文化保存者藝師，對於肯定僅止於「榮銜」，卻與日本、韓國及大陸難以相提並論時，林保堯表示，1985年他回臺灣時，曾引日本「人間國寶」法源為參考設定文資法，不過實際施行的受惠者是獲得「重要民族藝術藝師」的黃龜理與李松林兩位藝師，「當時這個法設在教育部，之後藝師的資格評定是在文建會，不過預算編列到各縣市，實際執行者是各縣市文化局」。何以臺灣藝師的待遇遠不如日本、韓國、大陸呢？林保堯指出，法源不足與臺灣社會對文化藝術及歷史的深度不足有關。

漆器源自中國，卻在日本興盛，從中國習得的陶藝一樣在日本發揚光大，日本對於文物的保護，無論是有形文化財產的建築、繪畫、雕刻、工藝品、古書、典籍等，或是無形的文化財產如戲劇、音樂、工藝技術等，皆透過立法加以保存，日本1950年通過的「文化財保護法」，對於精擅藝術者更以「人間國寶」珍視之，聘請其薪傳，每年給予二百萬日幣（約六十七萬臺幣）津貼，讓傳藝者生活無虞。

十餘年前，韓國亦參考日本「人間國

寶」法源，制訂了更嚴格的師徒制及審核辦法，將民間藝師分為四級，最高的一級，每個月可領四萬多元臺幣。

人間國寶在臺灣

在日本筑波大學攻讀碩博士時，林保堯即深入對該國「人間國寶」的執行進行深入了解，他說：「在日本只要被封上『人間國寶』的稱號，就代表他的地位相當崇高，縣市長會為國寶組成『後援會』，使其成為地方的文化代表人物，同時也會為國寶做行銷，創造出地方文化特色，政府也會給予生活的照顧。」比較之下，臺灣的「藝術國寶」卻仍停留在表象層面，封號與實質並未相等。

事實上，當年林保堯取日本「人間國寶」做為文資法的雛型時，也同時主張成立「藝術專業教師法」，讓具有藝術專業成就者有發揮的殿堂，後來當時的教育部長楊朝祥在任內通過了該法，讓具有傑出藝術成就者，在從業足夠的年資後，可進入大學任教，「這些有特殊才藝的專才就是博士啊！」當時依規定，從業二十年具有副教授資格，三十年則具有教授資格，不過實際上，目前這些在藝術領域具專業成就者，大多以兼任方式約聘，鐘點費亦僅數百元，無怪諸多藝師對此心生感嘆。可喜的是，近期文建會已著手進行臺灣版的「人間國寶」，新版文資法是先由縣市政府登錄重要無形文化財的保存者，再提報文建會審議。獲選者，文建會傾向比照大學教師給鐘點費，每月大約可領四萬元臺幣。這是文建會在新版文資法通過後，首度指定的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及保存團體，也是繼雞籠中元祭後第二度指定國家重要民俗，其辦法參考了日、韓等國行之有年的「人間國寶」制度。

文建會主委盛治仁表示，「國家工藝成就獎」意在表彰在工藝領域有成就進而產生重要影響的人，他期待此獎發揮標竿作用，激起更多年輕人投入木雕的創作。🌱